





第一一二二册

#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      |     |     |     |     |     |
|------|-----|-----|-----|-----|-----|
| 日涉園集 | 竹友集 | 溪堂集 | 北湖集 | 樂靜集 | 西臺集 |
|------|-----|-----|-----|-----|-----|

|              |              |              |               |               |             |
|--------------|--------------|--------------|---------------|---------------|-------------|
| 宋李彭撰……………六一五 | 宋謝薊撰……………五五九 | 宋謝逸撰……………四七三 | 宋吳則禮撰……………四一五 | 宋李昭玘撰……………二五七 | 宋畢仲游撰……………一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一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熊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西臺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臣等謹案西臺集二十卷宋單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仕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徐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叙其事迹頗詳屬鷄宋詩紀事以為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鈔所遺闕時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為傳寫之悞謹仍依

讀書志釐為二十卷亦幾幾乎還其舊矣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推為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辨有餘萬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艾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為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游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名德漸漬薰陶故發為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悉如所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二

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矣又永樂大典有單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劉子一道亦題作西臺集考宋史載仲衍為官制局檢討文字千萬計損益刪補曲盡其當或由仲衍無集故附入仲游集中歟今亦並存以備考證至開啟疏樂詞諸篇非文章之正體今以原籍所有姑錄存之而刊本則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三

總纂官紀昀臣陸錫熊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一

宋 畢仲游 撰

奏狀

理會科場奏狀

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粹無須史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為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之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異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為聲病偶儻之文章以志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

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

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

才建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

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

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於世耶蓋亦要其本末始終

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為謀道而不可以為科舉

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

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

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

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

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寢物也淺

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

閑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

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

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於心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為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早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為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為舉子之所亂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為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令而不為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為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為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

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焉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為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於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為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已無益所以不為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

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為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眾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為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為者而題目或出於經或出於史或出於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于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

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廢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世者甚眾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廢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施於科舉偶得其術而使爾至於經義則不然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於為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拈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其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經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蠡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復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

如止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  
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  
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  
者為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  
者為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於詩  
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  
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  
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  
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為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  
經義則易為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  
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  
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  
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  
均也若以經義為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為不  
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畧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  
外更知經術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

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  
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為大義則謂  
之經術不名為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  
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出於詩書或  
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  
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遠也今既於詩賦之外人  
治一經而為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  
敢出於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  
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  
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  
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為詩賦留意與為經旨而留  
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陋之令狹也為今之  
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  
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  
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  
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

詩賦而有不能為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為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懷德之志惟朝廷裁擇

貼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於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為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為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為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於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于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具有餘力也今既為詩賦策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

試策今於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為干祿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  
欽定四庫全書

勸諭

十一

耀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即不坐到奏勘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難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難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

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

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中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却已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為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赴內外官倉

欽定四庫全書

勸諭

十一

糶米并抄劄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糶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糶賣物價愈更踴貴入戶流移未得定盤別無可措置孽晝遂依上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入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入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糶賣與闕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糶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糶即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惟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糶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奏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開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糶賣事理大段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開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并準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既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預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為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準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劄到前項開食之人數目組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糶一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預準備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於夏料若果是秋田大段災傷開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劄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寬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劄人數組算計於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糶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百石物者不過糶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糶十石物者不過糶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糶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糶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準備及當時萬數即臨時庶免敗事益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準備

月數寬遠即開論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論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鎮墾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論下斛斗次第蠲肯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為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實俟

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未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勒逐保耆戶長等供折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白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却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壁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諸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殍亦無一人驚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糶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論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為諸縣市色開庸行開論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難更等待邀勸高價

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  
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糶物兼市上自有麤  
色斛斗可以糶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  
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  
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  
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  
無驚劫於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糶及一分以來非勸  
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  
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件生  
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劉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劉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  
未脩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  
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

尉與外州軍署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

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徵巡於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

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

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為市而

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

病人口詞并檢驗掠火等雜務不顯捕盜之官理殊未

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巡檢之下別增置

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司使副或大使臣為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  
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  
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  
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姦盜屏息輩較之治  
不為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劉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為出處但以臣術業  
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

視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於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為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具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誓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一

十九

西臺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二

宋 畢仲游 撰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觀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火祇而昭格因崇顯號並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踴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與恭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二

已化源治必鑒於古初功生成於制作既已父天而報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即肇禋之吉壤逕茲申祀還親上儀條泰一以躬行體汾雩而祇事禮文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於微稱示益昭於盛節紹復百王之上垂為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靈享答可得而禮既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於厚載

謝賜厯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厯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歲年而序

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令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澤輔相載成謹始建官職紹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綱條動占迎日之文仰答後天之訓

賀冊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載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二

元由順承於天體禮尊正始蓋統治于宸闈上嚴七廟之尊下為萬世之嗣虞舜以興于媯汭周文以御于邦家尤屬昌期誕聞懿冊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道翊神孫顧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閏作合聖明靡私戚里之親大契家人之正如茲詳擇薰示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幽夏之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邊蕃無任

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御溫檢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

請衆知補外之優驟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

難長亦無成祇緣門戶之久衰粗欲醫棠之不絕學游

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

如將寬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

際會得預搜揚顧事效之茂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廡待

盡伏塚壙哀際駟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驚強起殆絕

望於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懼謹訶之及更階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通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疎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觀其孤苦亦少寄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詒條徧詢謬俗每戒峻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究宣陟此摧心雖匪逮親之祿褰帷遇事尚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星郎出將使指號為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